

棗強縣志卷第十八

陽湖楊元錫

同纂

蕭縣任銜蕙

藝文錄上

制詔

告冀郡太守相制

漢章帝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觀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由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

宏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
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尙多未有墾闢其悉以
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
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勅冀州刺史邊仙觀修齋詔

唐
宣宗

勅冀州刺史原復惟彼冀方唐風若在汾陽之駕堯德
所稱神仙往還復美今日朕承唐運遠襲亶元載宏道
流遂有靈應彼之女道丹臺真人白日上昇五雲在御
不圖好道遂此明徵深爲喜慰卿舊相之子家上宣宣
能叶心志自茲目視果成朕願雖上青云遠而舊相猶
存遼海雖別於千年緱山復期於七日窈冥響像故亦

依然今因入奏使廻便付少物卿可於觀所宜修齋行道以達朕意也卿能至誠必有通感然道之爲教本貴無爲宜用乃心化彼黎庶

諭

諭祭廵撫山西都御史毛鵬文

明穆宗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九月庚申朔十八日丁丑皇帝遣真定府知府楊道亨棗強縣知縣牛若虛諭祭原任廵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曰惟爾初由俊造荐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栢府超遷太僕特陟中丞功績屢聞勤勞丕著方申移閫之命亟上養疴之章未究厥施奄爾長逝疆場多故每切拊髀人才

實難良可哀念特遣諭祭以慰幽魂爾靈有知尙克歆服

記

修城碑記

明段豸

正德庚午余有爭名之毀幸主上仁明不卽加誅自諫垣黜補棗強令旬日前邑有盜警剽掠官府焚燬民廬舍富家巨室悉見劫斂官吏竄迹草間聲溢於京師知已者或以爲憂余曰大不榮小不辱命也昔皆投荒萬里潮陽羅池彼非人耶今得畿輔近地顧以爲未足且以門庭之盜爲虞虞詗不有盤錯利器之說乎余雖不敏奈何獨高讓前人耶比至已涉沍寒邑人怵迫不安

言及城守未備徃徃色惕而神懼余警解之矯情鎮物
左支右吾幸而無恙年辛未傳言山東賊勢張甚所在
流劫人莫能撓其鋒臺府檄多以保障爲禦寇先邑城
卑陋頽垣廢堞可踰而入二月垂盡余自博陵還過衡
水聞羣盜掠信都鉅鹿而南士民之怵迫者加甚因相
告曰暴客之待蓋取諸豫今訛言相警赭衣半道日虞
寇鈔奈之何不爲備哉余感其言卜日鳩工惟繕完城
堞是務擇能其事者相之日徃程督凡再三經始於乙
巳越庚申訖工役夫匠凡七百一十六人爲力凡六千
五百工費粟凡二千斛完雉堞凡一千二百五十有奇
浚其隍闊五尺循墻俯仰規模實增壯於前日衆心恃

以無恐寇至憑城固有容足之地雖不能如墨氏九却
公輸之術亦可少紓目前之患昔子囊城郢君子非之
然邑小力薄以戰不足以守有餘高深保障之功亦不
可厚非之也余待辜茲地安危與城爲存亡百里之人
嚮望倚重未或不在是也敢棄天子之命效前人匹夫
之事以重得罪耶是役也若天相之人不告勞懽聲如
雷佚道使民豈欺我哉厥工告成因刻石識其顛末如
此凡督工執役者姓名悉疏於碑陰旌有勞也

修城記

明 梁夢龍

正定人

棗強爲真定支邑僻在東南無高山長河之固四境與
瀛冀平原犬牙參錯盜竊虎視其來久矣舊城卑薄太

甚嗣有修之者又蘆柱薤欄卽美觀弗永也邑侯南君受命作牧下車期月政教具舉廼謀於衆請於兩臺道郡爲重修計旣報可下令百姓曰捐三十金者予之扁若緞幣二十金者予之扁若紗幣十金者予之幣十金而下者量予之毋過三十金者懼爾之弗堪也凡金皆爾自掌待諸支費吾惟置籍稽之不足吾請公羨補之不重以煩汝徭上上者月役九日下下者一日無過九日者懼爾之弗堪也日滿卽什歸不重以煩汝晝地限工以任義民四十人趨走催呼以任省祭義官耆民十四人分理經營以任丞若尉程量事期旦晚護作君實在焉衡鑑旣臨賞罰攸分諸料雲集百姓子來工始於

萬曆二年二月訖於次年三月計城高三丈視舊增六
之一濶一丈八尺視舊增十之八重修敵樓者四勑建
角樓者四重修月城者三勑建門橋者三重修睥睨者
千有四百勑建櫓舍者十有一外闢隍池深一丈有奇
闊二丈有奇內起麗譙高四丈八尺廣六丈五尺嚴城
森然巍巍翼翼非復昔日之舊矣城所以衛民也若棗
強在正德間值流寇突起受禍最慘南君當平治時留
心若此徙薪之哲經濟之畧也君子曰知務哉財爲民
命南君勸財有節又揚勵之民爲邦本郊野市廛均之
自食其力也嘉靖末年以來矯枉者過直往往起間架
之役市廛遂不堪命頃者黃梅之變決裂紀綱皐雖在

下侮實自上招之南君用民因徭之上下爲日之多寡
郊野市廛兩無所偏如保之恩大公之道也君子曰有
禮哉古人舉大事動大衆莫不以身任之姦無所容後
世廼或好逸惡勞知避嫌而不知體悉人情爲之處置
尊者諉諸卑卑者委諸羣役蒙蔽易生需索凌虐無所
不至小民銜冤疾首不敢仰視一走卒故脂竭力疲而
績弗成成而弗可久也南君修古任事處置有方財力
之用甚約績成甚速可以垂諸久尙實之政厚下之道
也君子曰識體哉南君名憲仲關內渭人三世舉進士
登華要其人端亮清修好學愛人爲一時循良冠冕善
政不可殫述茲其大者邑丞崔子欽尉王子允元以諸

父老意徵言記石鏡諸將來余爲述梗概而系之以詞
其効勞尙義姓名並公費輸金之數具載碑陰詞曰儼
綬冕兮維渭城牧棗邑兮渭之英政循良兮令風生勤
築鑿兮樓櫓成頌籍甚兮賦役平百千年兮庇斯氓

修儒學記

明孫緒
故城人

棗強爲真定屬邑舊有學在縣署東數十武宏治乙卯
嘗一撤新雖輪奐美觀而堂甚隘生徒至弗能容歲時
飲射尤踟躑不克盡如禮且歲久滋壞學諭姚江湖君
玠司訓闕里何君世祿四明錢君俸欲告之上廣拓鼎
新未果也正德辛巳維揚陳侯言以鄉進士來爲令覩
廟學弗稱喟喟若隱憂蓋以有慨於中而未形於言越

明年政治化熙具牒以告侯應之曰唯唯蓋心許之而未告以故又二年嘉靖乙酉七月丙子侯晨起詣學坐明倫堂指揮四顧曰斃於此治於此薪炊於此出納於此琢人石梓人材車人運致賈人貿遷暑未移羣役各趨事無敢譁焉堂益爲五楹堂之左鑿井覆瓦爲井亭右爲碑亭亭西南砌崇墉數仞長數十丈中道夾峙者爲興賢坊坊南爲學門其餘若殿廡若齋號若倉庫庖廚雖多仍舊少頽者俱加修葺計其費當闔四境之力以要成於數年之後侯不動聲色數月工告成一邑盡驚蓋謀旣護需旣備徐起而圖人見其成工之易而不與其儲蓄之難固宜其望而驚也財蓄於變通事成於

有漸充斯類也天下無難事矣昔者讀易至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未嘗不三復而嘆夫吾得於心而
德矣見之行矣事成而人信矣尙何待於言哉卽有言
亦贅也未成而言言而不信紛紛售能喋喋開諭夫人
知其無能爲也難易之謀恒踈利害之慮恒過其始也
無不欲爲要其終竟無一事敢爲者欲倚若人集事乎
無是理也今天下文日勝質日敝圓融通變之材漸流
於低回趨避之計而不自知粉藻文具愈趨愈下乃見
陳侯之賢於風靡波蕩之中世好言習俗溺人詎可信
哉維揚江山明麗土薄而水清士皆秀澈警敏材猷有
餘深沉或不足侯渾然黯然迺若生之燕趙魏博之墟

而英華內蘊所謂秀澈警敏亦自暢肢臂面而不掩卓
然自立於風氣之外其賢於人不但學宮土木之一事
而已諸賢絃誦於斯耳警欬目動止尙知所歆慕效法
矣乎游心於靜專置身於矩矱出則慎許可於廟堂處
則重然諾於鄉塾妄誕之情無自而肆愼默之德由之
以成寡辭吉人躬行君子固聖門之所深與也若曰藉
閑陬以豁情美頌詞而市惠身心檢束漫不加省非惟
自棄於遠大竝以待陳侯者亦淺矣胡君介庠士袁
生儒劉生恒來謁余言胡君清姿俊才富于年而力於
學余旣重其爲人袁生又昔嘗與同筆硯故不辭縣之
僚幕暨諸有事茲役者則列之碑陰云

鄭公重修學宮記

明 胡來順 黎平人

廟以祀先聖報本也學以儲俊秀育才也三代盛時莫不有學而廟未立至唐貞觀初尊孔子爲先聖詔天下郡縣皆設學立孔子廟於學中歷代因之有隆無替我列聖相承崇儒重道作興士類以弼熙治理其於報本育才誠重之也棗強廟學前代無考自成化辛卯邑令凌公昇史公英相繼新之人文蔚起迄今沿襲已久風雨圯壞神用弗棲靡稱明祀人才湮鬱每大比登賢書者厯厯同安鄭公來宰茲土甫謁廟目擊其敝遂謂諸生曰聖廟根本地今圯壞若此如報本何第歲且薦飢輒興上木又懼其勞且傷也自捐贖醵聚財鳩工財不

取諸藏民不役諸里而枵腹就食者樂於趨事不踰月而厥功成焉棟宇整飭丹碧輝煌良足以妥在天之靈矣然文廟修而斯文一脈尤有救死恐弗贍禮義弗暇治者如育才何侯於貧不克舉火者不克婚宦者或自賑或勸賑或申賑惓惓周恤不一而足且慨然以興起斯又爲已任每朔望至學宮與弟子員講析書義至反覆開譬移時不輟仍選諸士之俊者數十人約爲會社嚴加督課如科場法視飢猶已課士猶子卽文翁之化蜀言子之愛人豈是過哉公今內召行矣士之蒙鼓鑄荷振拔者卽攀臥何能留計惟仁耕義耨禮陶樂淑所不負公報本育才之雅可也

縣令題名碑記

明陶應龍

邑人

棗當畿輔之墟每長令之除朝廷恒慎重之由來邁迹
循良以光施國家者曷可勝紀顧世遠人亡文獻無徵
其姓氏輒湮沒無可考尋則芳猷美績欲其昭彰於後
世難矣嘻茲非一邑之缺典歟大梁牛公自歲辛未夏
來蒞邑粵三載政教休浹人民輯睦奏最天朝陟明且
有日廼慨然曰茲非所以示遠與所以張一邑之觀聽
也遂僦工伐石爰求前令耳目所覩記者斷自洪武九
年閩縣李源清而下凡若干人題其名於縣之治人各
著其姓氏並歷去緣由仍虛其左以待來者附敘焉於
是數十年落莫不傳者若鱗次燭照而可垂於永久矣